

朝阳随笔

一张纸的触动

雪颀

(一)

大概十多年前在外地玩,朋友带我去一个茶餐厅吃饭,提供的一次性餐巾纸上印着精美的图案,我震惊于高档餐厅的奢侈,把这么美丽的东西随便使用和丢弃,真的有些可惜。我扭捏着有些露怯地说:“不舍得这么用啊,要不我拿回去吧……”

但是拿回家我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,所以它就一直闲置在抽屉里。

这个餐巾纸让我似乎窥到了“有钱人”世界的一角,享有美丽的东西,同时毫不在意。我猜想这种消费观也许很有优越感,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拥有挥霍美好的权利。

一时之间竟不能细想,这么精致的东西,肯定花了很多功夫。然后……就这样?擦擦嘴,扔了?这事有点奇怪的不适感,我生了一小会儿闷气,却又不知道该生谁的气,十年前这事的背锅侠是“可恶的有钱人”,现在网上有的是卖这样风格的餐巾纸,它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,而我也逐渐习惯了对此熟视无睹。

意外遇到的一张餐巾纸,让我偶尔窥见了世界运行的一个缝隙,那时的我尚未适应这般看似奢侈而又浑不在意的消费习惯,扭捏不安。

仔细想来,在一张餐巾纸上,直接勾连起的是我对印刷的记忆,许多年前我曾经为设计一幅幅合适的图案而绞尽脑汁,为产品印刷的颜色合格一次次打版测试。更印象深刻的是年轻时闯荡的自己,一遍遍跑各种工厂,跟工人喝茶、聊天、吹牛,在陌生的城市里闲逛等样品打版的结果。哦,还有在各种长途短途公交车上睡觉,上车就睡,下车就跑,疲乏时有,但年轻时对未来的美好想象鼓动着自已……看着一批批产品被制造出来,被认可,还是小有成就感的。

我看到餐巾纸的那一刻,无法只把它当作一张装饰奢侈的物品,无法坦然用过即抛。看到餐巾纸的那一刻,我甚至有点幻灭感:人们因其精美而购买和使用,因其一次性的性质而抛弃得心安理得,谁在意它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,人们顶多在意的价格而已。

但转念一想,我也跟人们一样,并不在意柔韧的普通餐巾纸是怎么制造出来的,也是坦然地用过即抛,因其廉价易得并无可惜之感。我只是对餐巾纸添加了印刷图案的部分产生反应。

所以人们是如何待物的,取决于人自己曾经的付出过程和对物品的理解。物品成为自我回忆和看待外界的载体,从这个意义上,人与物的互动与关联,其实关乎自己的经验、情感与记忆,呈现着人与世界的共存关系。如此看待物品,是不那么容易被商家赋予消费性质和标定价格的,甚至自然产生一点对消费方式的对抗。

说到底,是我对印刷的付出以及对自己的期待,决定了自己看待精美餐巾纸的态度,当遇到消费主义的习惯规则时,我的内心冲突就起来了。

(二)

我有时会旁观母亲的生活,因为她对于生活有一种一贯的惜物、节俭、怕浪费的态度,虽然究其源头跟过去的贫穷与辛苦有关,但也跟她目前的衰老有关。她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,未尝不是内心世界的体现。

冬天家里有暖气,母亲会生些绿豆芽,用一个淘汰的高压锅内胆,底下垫上废旧的小笼屉控水,上面还放上了捡来洗干净的石头,以避免豆芽疯长。豆芽定时淋水,淘洗得一个豆皮也没有,根根粗短晶莹,有一点“精耕细作般”的奢侈感。淘洗后的水再用来冲厕所和浇花,循环利用才叫物尽其用。

在她看来,什么东西都是有用的,所以家里囤积了很多淘汰的东西,舍不得扔掉。如果说母亲有囤积症,这话并不夸张。家里的布头、塑料袋都舍不得扔掉,总觉得有一天可以发挥作用。她深深地渴望这些过时而废弃的东西能够再次被使用,从而体现她的价值。物品再次被需要,意味着她的所作所为也在被需要,是多么满足的一件事。她甚至听说学校的凳子硬得很之后,曾经打算用家里的废布头做上几十个坐垫,给我儿子送到班里去。因我们齐声反对才作罢。

母亲家像个供给大本营,随时整装待发。不仅仅是豆芽会一份份地送出去,邻居们分享的,还有粽子、包子、菜饼,树上结的无花果和柿子,地上长出来的薄荷、紫苏与藿香。连各种花色的鞋垫、坐垫也不例外。五花八门的物品,她都会送给觉得需要的人,兴致勃勃地过着方圆三里的小乡村式交往生活。母亲的生活,没法用价格衡量价值,就像那些豆芽,不能只用两块钱一斤来算。

母亲待人接物上体现出了过去时代的痕迹,但人与人必须相互照应才能艰辛生活的时代过去了,她有时会羞赧地说,我是不是过时了?是啊,越来越多的人不这样生活了,人们越来越不缺物质,人与人也不再需要互通有无、彼此依靠。

(三)

一张餐巾纸的触动之后,我开始想,过去的时代固然是物资匮乏的,让人对物质生出一种内在的紧张感,但是否同时也会习得一种待人接物的谦逊态度,懂得尊重万物,以及养成不借自我、费心费力分享的习惯,这里面不也包含一点自给自足后的满足吗?

而当代人与人的关系随着互联网的便捷,是越来越独立,人们一键购买式的生活,看起来轻易得到满足,但是与世界的关系同样变得单薄起来,人似乎也从自己周围真实的生活里面脱离开,成为悬浮的孤单存在。其中是否也有时代带来的新的匮乏感呢?比如人们越来越对轻易得到的东西漠然处之,仅仅用价格标定物品的价值,购买即可获得。丧失对物品的多样化的理解,很容易用单一价值标准来定义万物,也包括看待他人、看待自己。

人的经历才是决定人理解世界的出发点,人因为物资匮乏而不满足,所以要去耕耘和努力,收获成就的同时,也收获对自身、对世界的理解。同样,人在易于获得的同时,也减少了与世界的互动,其中包括了解、磋磨、适应、顺服等诸多体验,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依靠、协作、信任、共存等情感。当人们因为发展而易于享受生活的同时,这些过程也都淡出了,我们反而失去了通过劳动、等待、分享来确认自身存在价值的机会,新时代的匮乏感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。

(作者来自齐鲁石化)



王晓静

清晨6点,东方未明,塔克拉玛干沙漠还停留在黑夜。

深秋的沙漠,夜总是特别长。

出帐篷,沿彩色网格路一直向前走。清寒灯影下,一只肥硕的翘尾巴花斑狗一边看着我,一边抬起右腿。

这是地球物理公司SGC2113队尉犁项目营地。军绿色帐篷回字形排列,井然有序,像嵌进沙漠里的一颗绿松石。风高处,五星红旗猎猎如歌,在四周如墨染的夜色里更显庄严肃穆。更高处,下弦月清辉淡淡,仿佛唇印吻在天空上。

营地北临塔里木河,南接塔克拉玛干沙漠,两个月前,这里是一片沙地。彼时,骄阳似火,沙漠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。

平整沙地,围栏圈场,划分功能区,扎帐加固……几十人十几台车奋战数日,帐篷次第散开,如今已接纳了一千多人。一千多人的队伍在沙漠里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万籁俱寂夜,鼾声穿透篷布,与共鸣者汇成绵延起伏的声浪,像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耳边的鼓声。

队长孟佩文常常走出营地,爬上对面的沙山,站在夕阳的金色光辉里远眺他亲手创立的这份“家业”。像这样的家,孟佩文数不清有过多少。有时候它建在沙漠,有时候在戈壁滩,有时候在平原和荒野。它始终与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,对繁华和喧闹充满警惕。

“家”与物探人,在寻油探气的路上如影随形,彼此互为佐证,在若干人迹罕至的地方留下足迹。想到这,孟佩文便生出许多自豪感。

这会儿,孟佩文掀开门帘走出帐篷。寒意从脚踝迅速爬向全身,他裹紧棉衣疾步向排列集合点走去。沙漠里的家,有属于自己的烟火气。

凌晨4点,厨房的灯就亮了,十几个人鱼贯而入。馒头机、油烟机、炉灶的响声错落有致;粥在铁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冒泡;滚圆的馒头堆成小山;包菜丝切得又细又长;辣油调得又稠又香;煎鸡蛋、煮鸡蛋、油饼、咸菜陆续摆上台案;粥熬至黏稠发出浓香,被倒进两只巨型保温桶。

5点40分,食堂的几扇窗口同时打开,米香面香油香菜香扑面而来。在“家的味道”的文化展板下,排队打饭的人越来越多,饭钵的响声、匆忙的脚步声、南腔北调的说话声,交织碰撞,盘旋低回,像赶年集一样热闹。馒头山越来越矮,就像昆仑山雪融化了的样子。炊事班班长贾保才取下墙上的记录本,“1800个馒头,该够了。”他小声嘟囔着,放好本子转身去了配菜间。

排列集合点上接近两百人排成正方形矩阵,宽厚的影子像一堵墙。副队长杨时间正在主持班前会,质量、安全、环保是永远不变的话题。孟佩文站在一旁静静地听。职责所在,很多事情他不需要亲力亲为,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谋划方案和施工过程的把控上。也是职责使然,隔三岔五他要去各班组看一看、听一听,打打气、鼓鼓劲。队伍能不能打胜仗,精气神是核心驱动力,从带队伍那天起,孟佩文就明白这个道理。

7天前,一场沙尘暴彻底改变了沙漠的形态,车辙被淹没,山峰被削平,平缓的沙地上陡然多出许多隆起。埋在沙山阳面的设备被吹出来,背面的则被埋在半米以下。那天晚上回到营地的人灰头土脸,一身

走进尉犁



疲惫。遇上断头“路”,他们只好下车,背着十几公斤重的采集设备翻过一座又一座沙山,直到完成布设任务。晚霞快要消失的时候,他们才在另一个出口等到绕“路”而来的车。

孟佩文组织人员连夜调整施工方案。沙尘暴一停,数条断头“路”很快被修通。看到清晰的车辙,大伙儿眼里立刻有了光,颓废的士气又支棱起来了。

在一望无际的沙漠,在满目黄沙的荒寒之地,只有物探人懂得车辙的含义,它是方向,是希望,更是信念。沿着车辙行驶,绕再远的“路”、爬再高的沙梁,只要辙痕在,就一定能回家。

7点,夜仍浓得化不开。停车场传来大型运输车低频浑厚的马达声,跟谁赌气似的持续不断,似乎要穿透某种坚硬的介质。我站在离它至少300米的距离,仍然能体会到那种深深的压迫感。此刻的下弦月就挂在一辆重型车的头顶上。那车像一只灰白色的困兽,真担心月亮被它震下来,摔得粉碎。好在困兽拐了一个大弯,驶出车场,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余下的车分别由两只大灯牵着依次跑出我的视野,变成夜的一部分。

车场恢复了宁静,一切就像没发生过。打饭的窗口冷冷清清。花斑狗悠闲地在营地逡巡,偶尔停下来,竖起耳朵,四下看看。

孟佩文已经来到工作室,对着墙上的施工进度图想下一步的运行方向。

我站在空空荡荡的营地,就像站在退潮后的沙滩上,一切就停下来了,仿佛被画上了休止符。之前发生的许多逻辑清晰主线分明的事,都似乎是我想象出来的。

我忽然想到一个哲学问题——安静与喧嚣,明明存在于事物的两个极端,却能在倏忽间自由转换,形成沙漠营地此时此刻最鲜活的样子。这种感受我觉得很新奇。

按照之前的采访计划,今天我要跟放线班长进沙漠。7点半,班长打来电话,说他的车就停在大门口,是一辆乳白色的德龙沙漠车。我带上水和干粮,背上背包,匆匆往外走。

班长伸出手,说我姓“忽”,忽必烈的“忽”。忽班长鼻子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,脸又黑又粗糙,全是被风沙剥蚀的痕迹。

车在两束橘色的暖光里摇摇晃晃,黑夜在窗外铺陈,阒然无声。困意涌上来,对沙尘暴不再恐惧,因为忽班长说,前方有车辙。

(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)



塔河之秋。

刘亚雄 摄



老去的枝

卢亚兰

叶子在秋风中落尽,只剩下老去的枝。老去的枝,这是冬天的树,清瘦的容颜,古意卷卷。

当最后一片叶子落地,每天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两岸白杨,也成了老去的枝。突兀的枝丫依然仰望蓝天,没有了背负一身的绿叶,那些枝似乎是在准备着一场最后的冲刺,在冬风的助力下到达一直渴望的高度。白杨的枝舍弃了一树绿叶,却紧紧守护着枝丫间的鸟巢。那凌乱的巢并未在强劲的风里散落,喜鹊真是伟大的建筑师,让一根根树枝和草根紧紧纠缠,抗拒这一季凛冽的寒风。这凌乱的巢和老去的枝,同样清瘦,却都充满着力量。

作家雪小禅写过冬天的鸟巢,说鸟巢睡在冬天的风里,孤单寂寞,却有着绝世的姿态。我和她一样喜欢这些睡在风里的鸟巢,喜欢这些托举着鸟巢的枝。有了枝的偏爱,鸟巢的孤单应该也是温暖的。当繁华渐次落幕,它们在寒风中紧紧拥抱。因为懂得,所以慈悲,这不正是风中行走的我们苦苦寻觅的真情吗?每个生命都曾渴望热烈与繁华,每棵树都会在春天长满叶子,开一树繁花,有鸟儿栖息,有蝴蝶停留。那些在微风中摇曳的轰轰烈烈,终将在风雨中散去,只留下这老去的枝,疏朗地仰望着蓝天。那浅浅淡淡都是留白处的深情。

有个朋友感慨,曾经热闹热闹的一堆人,走着走着仅剩下一两个人了,她的眼中有很深的失落。享受生活的清凉是一种修行,就像这老去的枝能够坦然地睡在风里,享受着无上的清凉。当繁花和绿叶纷纷散落,这些老去的枝成了生命中永不离散的朋友。前几回回老家去见了一个二十多年的老朋友,平时各自忙碌少有联系。那天我们喝着茶闲聊,他突然说:“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,难得回来一次,一起给你过个生日。”那一瞬间,无数感动涌上心头。在平凡又忙碌的四季中,每年如约记住特殊的一天,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那天,我们两家人一起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。朋友的意义有很多种,每个人心中的定义和标准都不一样,但我知道,我们已经成了彼此老去的枝,清晰、坚韧,是抵御凛冽寒风的慰藉,是月上寒枝的温暖。想起一句诗:触目横斜千万朵,赏心只有两三枝。

在我眼中,这些老去的枝,是古意卷卷的风景,像一滴墨洒而落的墨,在宣纸上化开。有个调皮的孩子吹着墨在纸上画出一棵树,旁边还有笔题着词: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,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。”我脑海海中会浮现这样的画面,源于旧书箱里藏着的一幅小画。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初中一节课时代课的老师,把一滴无意间掉落的墨水吹成一幅灵动的小画。画中是一棵冬天的树,一树老去的枝,旁边就是题着马致远的这首《秋思》。我当时特别喜欢,跟老师要来收藏在自己的摘抄笔记本中。

他是一位体育老师,可身上却满是书卷气。下雨天的体育课,他会带着我们学习诗词,一支粉笔潇潇洒洒在黑板上写下一首诗。在诗词的平仄里窗外的雨无声地落着,那个画面颇有古意。他培养我们写日记的习惯,每周上交的日记会很认真地批阅,还给我们写上一段鼓励的话。每次体育课一堆女生会围着他,听他讲文学知识,让班里的男同学特别不服气。

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位特别好的老师,他教我的不是知识,而是帮我打开了一扇窗子。透过那扇窗,我看到了一个诗意的世界,在心底绘就了一棵古意卷卷的树。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,走到什么样的境遇中,那棵树永远都会是美的存在。那些老去的枝,会渐渐长成生命的脉络,所有的绿叶和繁花,都会从这些老去的枝丫里长出来。即使是在这样凛冽的寒风中,那些枝丫也是睡在风里的风景,古意卷卷。

(作者来自宁夏能化)

中国石化5名作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

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2025年拟发展会员名单于近日公示。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审议,批准2025年新会员名单。中国石化5名作家成为新会员,他们是:胜利油田

石兵、丛松彪,十建公司韦庆龙,齐鲁石化孙万章,湖南石化蒋正亚。截至目前,中国石化共有中国作协会员64名。

(石作宣 王瑾)

